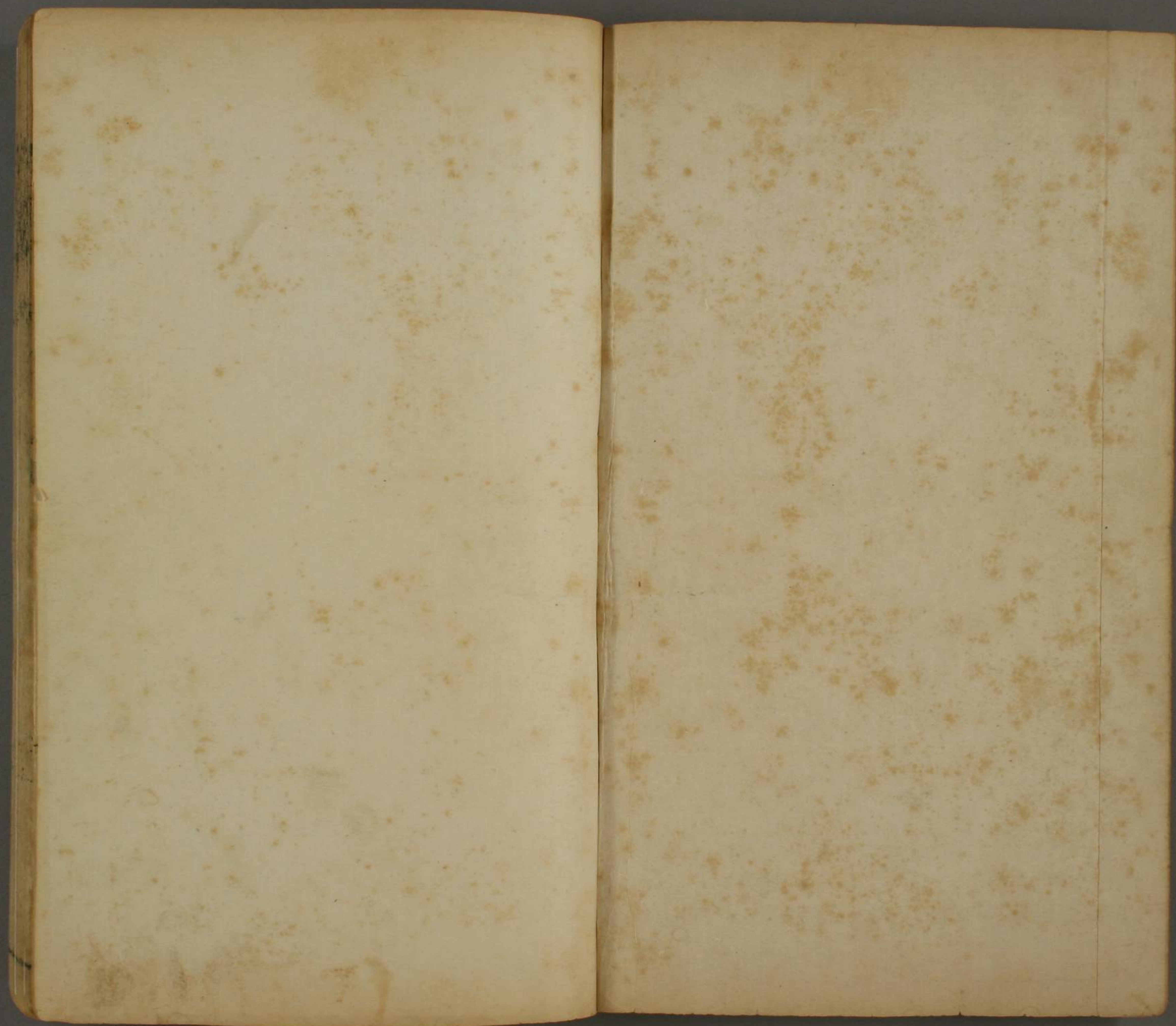


特別
〜 21
3536
6





第十八回

決勝負賈詡談兵

張繡問曰何以知操之意詡曰某在城上見曹操遠城觀者三日他見城東南角上有二色新舊不等之故鹿角多半朽爛如見意在此處容易進城却虛去西南上積草詐為聲勢盡掣我城中之兵去守西北今夜黑必扒東南角而進也繡問如之奈何詡曰此極容易日間盡撥百姓穿軍衣號虛守西北令精壯之兵食飽賈生大通輕衣盡歸東南房屋內日間只教百姓去西北角上吶喊任他扒城一齊砲響伏兵齊起吾一人可當一百也此可破操矣繡用其計盡教百



45 - 7795

姓穿軍衣城上吶喊雲梯上只望西北上却說馬軍報入中軍操曰中吾計也精銳之兵都存留帳後預備鐵鑊扒城器具日間只用軍攻西北角城外城中吶喊不絕至二更乘闇裏引精壯之兵來東南角上扒過壕去砍倒鹿角軍人一齊扒到城上城裏亦無動靜只聽得西北角上喊聲大起東南缺內火把齊明操軍殺入兩下伏兵齊起軍士急退背後張繡親驅刀手殺來則見東南二門齊開精兵突出操軍大敗一擁而退城外壕皆填滿殺到五更操軍走十數里繡收軍馬入城所奪車馬輜重極多操收敗軍查得折軍五萬餘人呂虔于禁俱各被傷詔見操敗走

急發書去教劉表絕後路表欲起兵忽有人報孫策兵已屯湖口因此未敢動兵蒯良曰策兵已屯湖口乃操計故借疑兵也近日曹操新敗若不乘勢勦滅後必有患明公乘兵勢之勝一擊操亦可破也表令黃祖堅守隘口進兵安衆安衆漢縣名今廢故城在南陽府城西南絕操後路一面會張繡繡知表兵已起同賈詡引兵去襲操操軍緩緩而行至襄城到滄水操奸雄馬上大哭衆將問其故操曰吾思去年將吾典韋在此折了不由不哭耳衆皆下淚操令此處就屯軍馬吊祭亡魂宰牛殺馬于清水之上祭享典韋操再拜痛哭昏絕于地衆皆扶起大小軍校無不下淚次祭任曹安民末祭

長男曹昂又祭絕影馬次祭歿于此處軍士祭畢在營軍士皆哭聲不絕留連不忍便行忽荀彧差人報曰劉表助張繡兵屯安衆以絕歸路操答彧書曰吾雖日行數里已知賊來追吾吾今策度已定若到安衆破繡必矣君等勿疑遂至安衆地界劉表軍已守險要張繡隨後引軍趕來操令衆軍黑夜鑿險開道暗伏奇兵天色微明表繡軍會合視之見操兵少疑操遁去兩軍俱入險路擊之操縱奇兵出破表繡之兵曹公得脫安衆隘口于隘外下寨劉表與張繡各整敗兵相見表曰何期被操之奸計繡曰容再圖之表繡集于安衆荀彧探知表紹欲起兵犯許都荀彧

急發書報操書曰

近人自冀州來報說田豐謂表紹曰今將軍糧足兵強曹操南征未回宜早乘虛以襲許都奉迎天子號令海內此為上策若不乘機破之終被他擒雖悔無益也紹聽之持疑未決或請丞相還都別作區處劉表張繡疥癬之疾不足憂也望早早班師勿失大事

操得書心慌即日整兵起程探細人來安衆報張繡點兵追襲賈詡曰不可追也去追必敗表曰若不追之失此機會表繡引軍馬萬餘人追之約行二十里趕上曹兵接戰表繡軍大敗而還賈詡引十數騎接至半途見敗軍回

繡曰不用公言果有此敗詡曰可重整兵再往追之繡曰
今已喪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急往必利如其不然
請斬吾首繡信之表不從繡自引敗卒再回追擊操兵大
敗盡棄衣甲鎗刀而去繡迤邐追趕忽山後一彪軍出繡
收軍不趕那彪軍當住去路繡慌忙回來到安衆賞軍宴
謝賈詡表繡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
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事不同而皆驗也詡
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操敵手操軍雖新敗必自
爲將斷其後路以防追兵追兵雖精銳彼十亦銳故知必
敗操必勝之後未盡力而退必國內有事已破我軍之後

必輕車速回縱留衆將斷後衆將雖勇亦非將軍之敵手
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服其高論也詡勸表回荊州
繡守襄城以爲唇齒兩將各自分散却說曹操知後軍敗
再引衆將回來正逢那彪敗軍敗軍告操若非這一路軍
截住中路我等盡擄矣操慌問救軍者何人也那人拗鎗
下馬來見曹操畢竟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夏侯惇拔矢啖睛

那將軍來見操生的身軀瘦健筋骨軒昂破黃巾曾立大
功封鎮威中郎將江夏平春人也姓李名通字文達操問
何來通曰近守汝南聞丞相破張繡劉表特來接也賞勞

畢加為裨將，封建功侯，守護汝南西界，以防表續通謝而去。操還許都，荀彧出迎，操入見天子，說稱孫策有功，封為討逆將軍，贈爵吳侯，遣使賞詔江東去。令策破劉表，操回府，眾官皆聚。荀彧問曰：「丞相到安眾，何以知其必勝也？」操曰：「彼退無歸路，必用死戰，吾寬暗以圖之。此孫子之玄妙也。吾以是知其勝也。」荀彧拜服而去。郭嘉入，操曰：「公來何暮也？」嘉曰：「適來表紹使人致書，上丞相欲出兵攻公孫瓚，求借糧兵。」操笑曰：「吾聞紹圖許都，今知吾歸，欲圖公孫瓚。」又問：「吾求糧索兵，操看書中之意，極驕極傲，令使且歸館驛安歇。」操問嘉曰：「表紹如此驕傲無狀，吾將討之，恨力不

及耳。嘉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被漢祖擒之，惟智勝也。如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兵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失政于十勝非諛語也，乃老瞞實錄也。今人能知之，亦無事不寬紹以寬濟寬，故不備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濟也，但不可如老瞞太無人心耳。三也。紹外寬而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撓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事後，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之士，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

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
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于顏色其所不見慮或
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于
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
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
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知公所是進之以禮
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虛勢不知兵要公以
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公有
十勝之德紹安可望也操曰如公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
若此紹可圖也嘉曰徐州呂布實心腹之大患也今紹北

征公孫瓚乘此人遠去不若先取呂布掃除東南然後圖
紹未爲晚矣若便圖紹呂布必來救援許都爲禍不淺矣
操然之當夜便召荀彧入後堂曰汝知袁紹動靜乎彧曰
今日有使至不知何事操以書令荀彧看之看畢曰紹辭
語大不遜也操曰吾欲興兵討之恨力不及耳何如彧曰
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必弱劉
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耳紹外貌
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惟才所宜此度勝
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窮此謀勝
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

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仗義征伐誰敢不從袁紹之輩何能爲用哉操曰卿領吾德何以當之然此可以興兵征伐或曰未可今呂布見在徐州常懷不仁欲伐袁紹布必乘虛不如以書安袁紹之心加紹顯官許糧千斛乘彼有事于公孫瓚之時先滅呂布中原十有六也然後紹一舉而可擒也操撫掌大笑曰奉先之機文若之智雖陳平張良何可比也遂議東征

呂布荀彧曰可先使人往劉備處計會爲應待其回報方得動兵次日厚待紹使奏加紹爲大將軍太尉之職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密書報云公可討公孫瓚後當應之遣其使而回紹大喜議進兵討公孫瓚不說袁紹起兵却說呂布在徐州常設宴待陳珪珪父子誇獎其德陳宮不悅乘閑時便告呂布曰陳珪父子凡面諛人者必復弄人者看也看陳珪父子面諛將軍恐欲害之不可不防也布叱之曰汝獻讒言害及忠良誰爲佞也吾不看舊日之面立斬汝輩宮歎曰吾忠義之心不能明不久必受殃矣欲待棄之又恐天下人笑宮悶悶無言帶領數騎于小沛地面圍獵忽見官道上使飛走驛馬宮疑之乃棄圍

場引從騎往小路趕上問使命曰汝何人使命使命知是
呂布之人慌不能答宮搜使命乃有劉備回書逕捉來見
呂布布問之使曰曹丞相差某往沛城劉豫州處下密書
今得回書不知何事宮曰其中有謀可拆簡看布拆書視
之大驚怒曰教陳宮看此書何言書曰

今奉相公明命敢不夙夜用心備兵徵將寡不敢妄動
望相公大興王師到來備用爲前驅呂布乃狼虎之徒
輕則猖獗矣備嚴兵整甲專待鈞命

呂布聽了大罵曰操賊焉敢如此遂將使斬首先使陳宮
臧霸結連泰山寇孫觀吳敦尹禮昌稀東取山東兗州數

郡高順張遼取沛城攻劉備宋憲魏續西取汝穎布自總
中軍爲三路救應且說高順等出徐州有人入小沛報玄
德玄德急聚衆人商議孫乾曰可先告急于曹公次堅守
城廓玄德曰誰可去許都告急塔下一人出曰某願往此
人乃玄德同鄉之人因來沛縣謁玄德玄德以幕賓待之
姓簡名雍字憲和慷慨飄逸善能舌辨玄德命簡雍行就
整頓守城器械玄德守南門孫乾守北門雲長守西門張
飛守東門因糜竺以妹嫁玄德爲次妻便以家僮十餘人
金帛糧食資給用費玄德與糜竺有郎舅之親故竺並
弟糜芳守護中軍保着老小高順軍至玄德在敵樓上見

雄兵猛將困住城池玄德大叫曰吾昔與呂布無讐爾何
 故引兵到此高順曰你還支吾遮飾汝連和曹操欲害我
 主幸是天敗尚敢抵諱可出就縛玄德不荅高順在城下
 大罵一日無人出陣張遼在西門攻打雲長曰汝儀表非
惟○英○雄○識○英○雄○惟○豪○傑○愛○豪○傑○也○
 俗何故陷身于賊之部下張遼低頭不言關公便知此人
 有忠義之氣相拒終日並無惡言亦不令軍士打城關公
 令人探聽東門消息人報張飛被辱只要出城廝殺關公
 見張遼退去逕來東門看時只見張飛已出城外和張遼
 廝殺遼拍馬而去張飛欲趕關公急召入城令士卒堅守
 東門飛曰張遼怕我而走哥哥如何趕我回來關公曰張

遼武藝不在你我之下是吾夜來美言說之其人頗有歸
 順之心今日不與汝廝殺故拍馬而走飛方悟再不出戰
 玄德亦使人誡之呂布見攻下邳不開自來搦戰玄德于
 城上曰非備之罪乃曹丞相奉天子詔命以書見示不容
 不答苦苦相告呂布頗有回顧之心只教圍住不使攻打
 呂布權回徐州差郝萌往淮南見袁術請罪許女為婚術
 不納尚未准信郝萌回說若要信從可送女來布持疑未
 決却說簡雍見操陳說呂布斬使見圍沛城操急聚眾謀
 士商議操曰吾不憂紹但憂袁繡二賊在後未敢動兵荀
 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呂布驍勇若是結連袁術縱橫

淮泗必英傑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服可往破也操先
差夏侯惇呂虔李典爲先鋒先趨操與衆謀士陸續進發
簡雍隨行且說夏侯惇引兵五萬前至徐州界高順知許
都救軍至慌報呂布先發侯成郝萌曹性三將引二百餘
騎來接應高順離沛城三十餘里去迎操軍玄德見高順
退去知是操軍來到引關張各提軍出城只留孫乾守城
糜竺糜芳守家玄德在高順後下了三箇寨子玄德左關
公右張飛前先說夏侯惇挺鎗出馬搦呂布戰高順出馬
大罵夏侯惇惇大怒兩馬相交戰四五十合高順敗走惇
縱馬趕去順不敢入陣遶陣而走惇不捨盡力追之陣中

曹性看見縱馬出戰拈弓搭箭夏侯惇將近性一箭正中
惇左目。惇拔箭帶出眼睛。惇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棄之。
于口內啖之。不趕高順。只取曹性。一鎗搠透面門。死于馬
下。史官讚夏侯惇拔矢啖睛詩曰。

開疆展土夏侯惇鎗戟叢中敵萬軍。拔矢去眸枯一目。
啖睛忿氣喚雙親。忠心力把黎民救。雪恨平將逆賊吞。
孤月獨明堪比論。至今功績照乾坤。

夏侯惇殺了曹性。縱馬便回高順。却從背後趕來。呂布軍
馬一齊都上曹軍。大敗夏侯淵。救兄而走。呂虔李典將敗
軍退去濟北。下寨高順得勝。引兵回擊玄德。未知如何。

總評

嘗欲爲老瞞作一定案不意郭生言之甚確也不知
者定以爲諛也第其大根本處不勝耳如何如何
觀郭嘉所論表紹十敗曹操十勝吾人倘能一一自
檢其身去紹之敗集操之勝則一生舉動有勝無敗
矣若止在表曹身上比較是名代鬼作生活也于已
身分上有所益哉雖然獨讀三國誌當作如是觀乎
智者自然旁通之也

夏侯惇睜睛此勇者之常事亦武夫之小節史官津
津道之陋矣

第十九回

呂布敗走下邳城

高順引張遼擊張飛寨布自擊關公寨各出迎戰玄德分
兵兩路救應呂布引軍背後殺來關公兩路軍馬盡皆潰
散玄德引十數騎回沛城呂布趕來玄德急喚城上軍士
放下吊橋呂布後到城上却要放箭又怕射了玄德被
呂布乘勢趕入城門甕城裏數騎來迎呂布一戰一箇殺
得盡絕把門將士都走了布招軍馬入城玄德見背後火
起到家不及逕穿城而過出于西門匹馬逃難布先到玄
德門首糜竺出迎跪于馬前告曰玄德乃將軍弟也吾聞

大丈夫亦善言寬言不廢人之妻子與將軍爭天下者乃曹丞相也量玄德何敢望將軍愛惜玄德嘗想轅門射戟之恩一飯之間未嘗忘也將軍憐之布曰吾與玄德舊曾拜義安此是呂布好處敢害及妻子乎汝可引一家老小復去徐州安置呂布賜竺寶劍一口但登門者卽斬之糜竺保老小上車移往徐州安置呂布既殺散玄德軍自投山東兗州境上留高順張遼屯小沛城孫乾亦自逃出城關張各自收得些人馬往山中住劉如落草一般却說玄德匹馬往山中逃難正行之間背後一軍來趕回頭視之乃孫乾也相抱而哭玄德曰吾今二弟不知存存老小失散吾將自盡矣孫乾曰不可何不投操以圖後計玄德依其言尋小路投許都路上絕糧于村中求食但到處聞劉豫州皆跪進飲食忽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後生出拜問之乃獵戶劉安也聞是同宗豫州牧至遍尋野味不得殺其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二人飽食天晚夜宿至曉辭去後院取馬見殺其妻于厨下臂上盡割其肉玄德問之方知是他妻肉痛傷上馬欲帶劉安去安曰老母見在不可遠行玄德謝了遂取路出梁城忽見塵頭蔽日漫山寨野軍馬來到玄德迎之乃是操軍也直到中軍旗側下馬拜迎操亦下馬答之說失沛城散二弟二弟陷老小操亦下淚更說劉

安殺妻爲食之事。操令孫乾以金百兩賜之。軍行至濟北。夏侯淵等迎接操入寨。說兄損其一目。卧病未痊。操臨臥處視之。令先回許都調理。一面使人打聽呂布是在何處。人報云：呂布與陳宮、臧霸結連泰山寇兵犯兗州。操令曹仁引三千軍打沛城。操提二十萬軍馬與玄德來戰。呂布軍至山東界。山路近蕭關。敵軍攔住。乃泰山寇孫觀、吳敦、尹禮、呂猛二萬餘兵。四員將立于陣前。操令衝陣。許褚飛馬舞刀而去。四將一齊來迎。許褚抖擻精神。四員將迎敵不住。四散奔走。操乘勢掩殺。追上蕭關去了。人報呂布布此時已回徐州。布欲往沛城。救高順。布喚陳珪父子令守

徐州。布帶陳珪之子陳登同去。珪與登曰：昔日曹公曾言

東方事盡付與汝。今布將敗。可力圖之。登曰：外面之事兒

子爲之。倘呂布敗回。便請糜竺一同守把城門。休放布入

兒自有脫身之計。珪曰：布老小在此。必有心腹頗多。登曰

兒亦自有計了。呂布臨行。登曰：徐州四面受敵。操必死攻

先思退步。將錢糧移于下邳。下邳地理志云：東海郡下邳縣。張良遇黃石公于此。卽今

淮安府下邳縣是也。倘圍徐州。下邳有糧。可救布。曰：元龍之言是也。

吾就將老小同去。使人喚宋憲、魏續回保老小。屯下沛城。

將船隻運糧草。金帛。布同陳登先來蕭關。救援布到半路。

登曰：容某先去看曹操。虛實。主公却纔可行。布曰：何謂也。

登曰泰山孫觀等皆有寇心未可托也布曰登于吾有益
布未行登先到關上陳宮臧霸等接見登曰溫侯深怪汝
等不肯向前要來責罰宮曰目今曹兵勢大未可輕敵也
吾等緊守關隘教主公深保沛城登上關望之見操軍逼
在關下登是夜連寫三封書拴在箭上射下關去次日早
辭回來陳宮曰關上無妨可教溫侯去守沛城去登遂飛
馬來見呂布曰關上孫觀等皆欲獻關某已留下陳宮守
城將軍黃昏殺去布曰非公則吾中計也先使登來約陳
宮舉火爲號內外相應登先到報曰曹兵抄下小路已到
關內恐徐州有失公等急回宮遂引眾人棄關而走登就

關上放火爲號呂布乘黑殺來操軍捨入關中陳宮一軍
和呂布軍自相掩殺曹兵又到孫觀吳敦等各自四散領
軍去了呂布到天明方知是計急與陳宮回徐州到城邊
叫門城上亂箭射之糜竺在敵樓上叫道汝奪吾主城池
今依舊還主布問曰陳珪何在竺曰老賊吾已殺之呂布
回顧陳宮曰陳登安在宮曰主公尚自執迷而問佞賊乎
軍士中道尋陳登不見布與陳宮來投沛城行至半路見
一彪軍驟至視之乃高順張遼也布問之順曰陳登來報
說主公被圍某等急來解救宮曰此是佞賊之計也布怒
曰吾必殺此賊進兵小沛曹操先令曹仁引軍已襲沛城

呂布城下大罵陳登登在城上言曰吾乃漢臣安肯事反賊也布轉怒忽聽背後喊聲大起布使高順探之見一隊人馬當先一將豹頭環眼燕頤虎鬚幽燕涿郡人姓張名飛字翼德高順交戰不利退走入陣飛衝入陣來呂布奮怒來戰張飛正戰之間陣外喊聲起處曹軍突入呂布倒拖畫戟引軍東走操兩軍殺來呂布人困馬乏又一彪軍攔住路乃大刀關雲長也立馬橫刀大叫休走呂布自與交戰背後張飛起來聲吼如雷布慌衝走狂奔下邳侯成引兵接應去了關張相見各言失散之事關公曰我在海州路上藏避打聽消息故來至此飛曰弟在岷陽山落草

二人來見諸曹操又見玄德拜哭于地各敘禮畢同操入徐州糜竺接見言家屬無危玄德甚喜陳珪父子參拜曹操設一大宴獨勞諸將操居中玄德居左陳珪居右文武等官各依次坐操言陳珪父子之功加十縣之祿以供之登授爲伏波將軍操得徐州大喜商議起兵攻打下邳程昱進曰布今止有下邳一城可以緩緩而進若逼太急賊必死戰而投袁術矣一往投之其勢必大極難擒獲淮南邳路必有能事者守之外當袁術內防呂布况今山東尚有臧霸孫觀之徒未曾歸順亦宜謹之操曰吾自當山東諸路其淮南邳路請玄德休辭玄德曰丞相將命安

敢有違次日操分派各路守把軍馬玄德留糜竺簡雍在徐州帶孫乾關張收拾軍馬取淮南運路來襲邳郡呂布在下邳自爲糧食足備以資于內泗水之險泗水原出兗州泗水縣以拒于外吾何憂哉陳宮進曰今操兵方來可乘寨柵未定以逸擊勞無不勝也布曰吾昨累敗不可輕出待其來攻一擊皆落泗水也中吾之計策已在掌中陳宮大笑而出越五六日各下寨柵已定操令二十餘將皆披全付鐵鎧直到城下大叫呂布答話布上城而立操在麾蓋下以鞭指布布以手答之操曰近奉先結婚袁術吾故領兵至此實爲術也術有友逆大罪君有討董卓之功若能倒戈

降之共扶王室城洪也不失封侯之位而富貴可取功名可立若愚迷不省城池一破玉石不分悔之晚矣爾可察之布曰丞相且退尚容商量陳宮在布側大罵操曰汝是欺君之賊反欲毀他人也言罷一箭射中麾蓋操指面恨曰吾誓殺汝遂引兵攻城布曰曹丞相容我自首當拜投于明公陳宮變色大怒曰逆賊曹操何等之人今日若降如鷄子投石豈得全乎布拔劍來殺陳宮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白門樓曹操斬呂布

呂布欲殺陳宮高順張遼曰公臺忠義之人言從心出願

主詳之布擲劍而笑曰吾戲汝耳願公臺教我拒操之策
官辭無計可施布求懇之官曰只恐將軍不從布曰公之
良言安肯不從官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
出屯爲勢于外官將餘衆閉守于內操若攻將軍官引兵
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爲救于後不過旬日操軍食盡
可一鼓而破此乃犄角之勢布曰公言極善遂議分兵布
歸府收拾戎裝此時冬寒在側從人多帶綿衣妻嚴氏曰
君欲何往布曰陳宮教我犄角之勢如此嚴氏曰昔曹操
待公臺如赤子猶捨此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操而欲
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之

妻乎布曰夫人所見如何有言吾必從之遂三日不出宮
入見布曰操軍已大張聲勢四面圍至若不早出必受其
困布曰吾思遠出不如堅守官曰近聞曹操糧少遣人往
許都去取早晚將至將軍可引精兵猛將出絕糧道此計
最毒也布曰公言極善又入內對嚴氏曰曹操糧食將至
我出斷之便回汝且寬心嚴氏泣曰將軍自出斷糧必然
陳宮高順守城我聞宮順素不和睦將軍一去官順必不
同心共守城池如有差失將軍當以何地而立乎願將軍
詳聽勿被官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幸賴
龐舒私藏妾身今須不顧妾也將軍前程萬里言畢痛哭

布愁悶不次入告貂蟬貂蟬曰將軍與妾作主勿輕騎自出布曰汝無憂慮吾有盡戟赤兔馬天下人誰敢近我布出謂陳宮曰操軍糧至者詐也操多詭計吾未敢動宮長歎而出曰我等皆死無葬身之地靜軒以詩斷之曰

奸雄曹操併中原○社鼠城狐棄塞垣○莫笑溫侯無決斷○丈夫多惑婦人言○

布終日不出只守嚴氏貂蟬飲酒以解愁悶陳宮下謀士許汜王楷求見呂布布問曰二公有何解困之策許汜曰今袁術在淮南聲勢大振舊曾許女爲婚將軍何不求解術兵一至內外攻擊操兵必敗矣布大喜遣人修書就着

汜楷去許汜曰須得一軍引路衝出方可得去布教張遼郝萌兩箇引兵一千送出隘口許汜王楷辭了呂布張遼在前郝萌在後夜至二更殺出城去抹過玄德寨衆將追趕不迭已出隘口張遼一半軍回郝萌五百人馬跟汜楷去了張遼回來雲長攔住各有顧盼之心不肯下手高順侯成出城引兵救護張遼回來了且說許汜等至壽春拜見袁術呈上書信術曰前者殺吾使命賴吾婚姻今復相問何也汜曰此是操用姦計以致如此明上詳訖納之術曰汝不是操軍困逼甚急豈肯以女許吾之子汜曰明上今不救布布必敗矣布若一破明上亦破矣術曰奉先反

覆無信可先送女然後傾國而救之。汜楷謝了，和郝萌回到玄德寨邊。汜曰：日間不可過，夜半吾二人當先，汝可斷後。郝萌結束了，夜過玄德寨。正行之次，張飛出寨攔路，郝萌交馬一合，生擒過去。汜楷至城邊，大叫城上救人，折了五百軍馬。并郝萌却說張飛解郝萌見玄德，玄德問了，押往大寨見操。萌說求救袁術，許女為婚。操怒，教推出斬于軍門。喚主簿告示各寨：如有走透呂布，并將士者，亦按軍法處治。各寨悚然，晝夜不寢。玄德至寨，分付關張曰：我等正當淮南路上衝要之處，倘有疎失，王法無親。二弟須宜用心，吾今日夜不敢卸甲矣。飛曰：捉了呂布，健將不賜重

賞，反相讒嚇。玄德曰：非也。曹操統帶十萬雄兵，不以軍令何以服人？第勿犯之。關張應諾而退。却說汜楷見呂布言袁術先欲得兒婦，後起傾國之兵，救援布曰：如何送去？汜曰：非將軍不可。布曰：今日如何？汜曰：今日乃凶神之辰，不可出城。明日大利，宜用戌亥時，可以上馬。布教張遼侯成引三千軍馬，安排一輛小車在外，我親送二百餘里，却使你兩箇去。次日天晚，好個送神呂布將女以綿纏身，用甲包裹，布遂上赤兔馬，負女于背上，手提畫戟，時正二更，夜月微明，放開城門，布當先出城，張遼侯成跟着。將次到玄德寨前，一聲鼓響，雲長攔住去路，大叫休走，戰不十合，布刺斜便走。

張飛早引一軍來迎布無心戀戰只要衝路而走玄德自引一軍又來兩軍混戰呂布雖勇終是縛一女在身上只恐傷着不敢來突重圍後面徐晃許褚皆殺來箭如雨點衆軍皆大叫曰不要走了呂布布見軍來太急只得回下邳玄德收軍徐晃許褚歸寨端的不曾走透一箇布歸城中心內憂悶只是飲酒却說曹操圍城兩月不下忽報河內張揚出兵東市欲救呂布被部將楊醜殺之醜將頭欲獻水相却被張楊部將莊固殺之反投大城去了操遣史渙追斬之操聚衆將曰吾圍兩月不克下邳非有西涼之憂東有表繡之患使吾食無甘味幸爾張楊自滅吾欲捨

布還都暫且息戰荀攸急止曰不可其觀呂布有勇而無謀今屢戰皆敗銳氣墮衰矣三軍以將爲主將衰則軍無奮心彼陳宮雖有謀而遲今布之氣未復宮之謀未定急速攻之布必可獲也郭嘉曰某有一計勝如二十萬兵布雖勇不能逃也荀彧曰莫非決沂泗之水平嘉曰然操大喜差一萬人卽決兩河之水諸軍皆居高原坐視水滄下邳下邳城中衆軍夜聞水聲飛報呂布布曰吾有赤兔馬渡水如平地吾何懼哉痛飲美酒以待天時布因酒色過傷身體容顏銷減取鏡照之大驚曰吾被酒色傷矣自今日斷之城中但飲酒者皆斬侯成有馬十五匹被後槽數

人盜去，欲獻玄德。侯成知覺，趕上奪回，盡將後槽人殺之。諸將合禮，與侯成作賀。成釀五六斛酒，殺十餘口猪，未敢就飲。成先將酒五瓶，猪一隻，敬詣布前，跪告曰：「托將軍虎威，追得失馬，眾將皆來作賀，釀得些酒，獵得數猪，未敢先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吾禁酒，汝釀酒，召將士會飲，作兄弟同謀伐我也。」推出斬之高順等，入告布。怒曰：「故犯吾令，理合斬之。今看諸將面，且打一百，眾將哀告，打了五十背花，成歸，盡棄其酒肉，眾皆相謂曰：「此心變矣。」時宋憲、魏續共來探視，成潛然下淚，曰：「非公等則成死矣。」憲曰：「布只以妻為念，視我等如草芥。」續曰：「軍圍城外，水遠壕邊，吾

死無地矣。」憲曰：「東門無水，我等棄布而走，若何？」續曰：「非丈夫也。」可擒布獻之。吾等全身遠害。」成曰：「我因追馬受責，布所倚仗者，赤兔馬也。汝二人獻門擒布，吾先盜馬去，而報曹公若何？」二人商議定了。大策侯成暗來馬院，觀其動靜。見槽上人皆睡，盜赤兔馬，走東門。魏續放出，佯作追趕之勢。來到操寨，僞言獻馬一事。宋憲魏續插白旗為號，准備獻門。操得消息，押榜數十張，令軍射入城去。榜曰：

今奉明詔，征伐呂布。如有抗拒大軍者，滿門誅滅。如城內上至將校，下至庶民，如獻呂布之首者，重加官賞。大

將軍曹 押字

次日平明城外將校大小諸將一齊吶喊震動天地。呂布大驚慌提盡戟上城各門點視。來責罵魏續。走透侯成欲待治罪。城下望見白旗插在城上。曹軍打城勢如雨。點布自迎敵。城裏城外箭如飛蝗。砲似驟雨。從平明打到日中。城外軍退。布少憩樓中。坐于椅上。睡着。宋憲趕退左右。先盜其盡戟。憲續二將齊上。綁了呂布。布急喚左右。魏續殺散把白旗一招。大兵齊至。城下魏續大叫。已生擒呂布也。夏侯淵尚未信。宋憲就城上。擲下呂布盡戟。來大開城門。一擁而入。高順張遼都在西門水圍難出。城上城下將士擁出。皆被生擒。陳宮就南門避。被徐晃捉了。操差人入城不許劫掠。良民操坐在門樓上。使人請玄德同關張至樓上。操令玄德坐于側。操令提過一千人來。呂布雖然身長一丈。被數條索縛作一團。布叫曰。縛太急。乞緩之。曹操喝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曰。容伸一言而死。操曰。且少解寬。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劫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操曰。本欲少緩。主簿不從耳。布見侯成魏續皆立于側。布曰。我待諸將不薄。安忍反也。憲曰。聽妻言不用將計。安爲厚也。布默然。先擁高順至前。操問曰。汝有何言。高順不答。操怒命推下斬之。押過陳宮來。操曰。公臺自別來無恙。宮曰。汝心術不正。吾故棄之。操曰。吾心不正。爾如何事。布宮曰。布

雖無謀不似你諂詐奸雄也操曰公臺自謂智謀有餘今竟如何宮顧呂布曰但此人不從吾言若從吾言未必被擒也操笑曰今日之事當何如宮曰爲臣不忠爲子不孝死自其心也操曰卿如是奈老母如何宮曰吾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亡在于明公也操曰若卿妻子何如宮曰吾聞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亡亦在于明公也操有留戀之心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步下樓牽之不住操起身泣而送之宮並不回顧臨行操與從者曰卽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吾府中恩養怠慢者斬宮聞不言伸頸受刑衆皆下淚操以棺

柳盛之遷葬許都史官有廟祠讚曰

生死無二志丈夫何壯哉不從金石論空負棟梁材輔王頂堪敬辭親實可哀白門身死日誰肯似公臺

亞父忠言逢霸王子背劍日過夫差白門樓下公臺死致令今人發歎嗟

又嘆陳宮不識人忠義之氣凜然千古其詩曰
不識遊魚不識龍要誅玄德拒曹公雖然背却蒼天意誰似忠心映日紅

操送宮下樓布哀告玄德曰公爲坐上客布爲階下虜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玄德點頭操知其意令人押過呂布

來布曰明公所患不過于布布今已服天下不足憂矣明
匹夫呂布不及陳公臺張文遠多矣
公爲步將布爲騎將天下不足定矣操回顧玄德曰呂布
欲如何玄德答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卓乎操領
之布目視玄德曰是兒最無信者操令牽下樓縊之布回
首曰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耶操大怒忽一人大叫曰
呂布匹夫何懼死也視之衆刀斧手擁張遼至操教縊死
呂布然後梟首有詩曰

夜讀三分傳堪嗟呂奉先背恩誅董卓忘義殺丁原倚
仗英雄氣不從忠直言白門身死日猶自望哀憐

宋賢有詩歎曰

洪水滔滔滄海下邳當年呂布受擒時空餘赤兔馬千里
謾有方天戟一枝縛虎望覓何太懦養鷹休飽恨何疑
戀妻不納陳宮諫枉罵無恩大耳兒

羅隱絕句責玄德詩曰

傷人餓虎縛休寬董卓丁原血未乾玄德既知能啖父
此時玄德亦知老婦不
可欺也勿細議之
爭如留取害曹瞞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曷之負荷地墮身逐術既叨
貪布亦翻覆

項史縊死呂布時建安三年十二月也武士戲上呂布首
級操命押過張遼來操指遼曰這人好生面善遼曰我兩

適在濮陽那里相見如何忘了操大笑曰你原來也記得
好箇張遼遼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遼曰只可惜火不大若火
大燒殺你這國賊操大怒曰敗將安敢辱吾拔劍在手親
自來殺張遼遼引頸待誅曹操劔下一人攀住臂膊一人
跪于面前二人救張遼者乃是誰人也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陳珪父子弄呂布如嬰兒可憐呂布全不知也武夫
哉武夫哉

從來聽婦人之言者再無不敗事者不獨一呂布也
凡聽婦人之言者請看呂布這樣子何如

呂布求生畢竟不生張遼料死而及不死此雖往事
通之便可以得了生死之訣

雲長先生爲張文遠也不惜一屈膝于老瞞真是英
雄自古惜英雄也固知凡忌英雄者皆小人也
劉安殺妻固非中道猶勝呂布因妻而殺身者此

第二十回

曹孟德許田射鹿

曹操劔下玄德攀住臂膊雲長跪于去前玄德曰此等赤
心之人正可容留雲長曰關某素知丈人遠忠義之士吾以
性命保之操擲劔笑曰我亦知文遠忠義故戲之耳曹操
親自釋遼之縛○大○好○雄○大○好○雄○不○可○及○不○可○及○自與衣穿曰縱使殺五妻子亦不記讐遼
遂降操拜遼為中郎將賜爵關內侯使張遼招安臧霸霸
聞呂布已死張遼投降遂引本部軍數百人降操操皆賜
金帛衣服臧霸亦招安孫觀吳敦尹禮來降獨有昌孫未
肯歸順操封臧霸為瑯琊相孫觀等各各加官令守青徐

沿海地面操將呂布妻小并貂蟬載回訂都盡將錢帛分
犒三軍操離下邳還許都路過徐州百姓焚香遮道請留
劉使君為牧操曰劉使君功勞大必當回見君異回來未
遲百姓叩謝操馬上顧玄德曰待公朝畢還徐州未遲玄
德稱謝操喚車騎將軍車出權領徐州六軍回許昌出征
人員各各封官賜賞留玄德在相府左近宅院歇定次日
獻帝設朝操引玄德見帝玄德具朝服拜舞于地下帝宣
上殿操奏前功帝曰卿祖何人玄德不白見淚下帝驚問曰
卿何傷感玄德曰適蒙聖問因此傷感耳先祖宗支乃是
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劉雄之孫劉弘之子也

先祖劉貞封涿鹿縣陸城亭侯因此家緣流落臣有辱先
祖所以下淚帝教取宗族世譜檢看今宗正卿宣讀

- 漢景帝生十四子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劉勝勝生陸城
- 亭侯劉貞貞生沛侯劉昂昂生漳侯劉祿祿生沂水侯
- 劉戀戀生欽陽侯劉英英生安國侯劉建建生廣陵侯
- 劉哀哀生膠水侯劉憲憲生祖邑侯劉舒舒生祁陽侯
- 劉誼誼生原澤侯劉必必生潁州侯劉達達生豐靈侯
- 劉不疑不疑生濟川侯劉惠惠生東郡范令劉雄雄生
- 劉弘弘不仕劉備乃劉弘子也

帝排世譜乃帝之皇叔也帝亦下淚語而入偏殿却叙叔姪

三國志 卷之六
之禮帝暗思曹操弄權國務大事分吾不由朕主今得此
英雄之叔皇天指路矣帝設宴待之公曹操議定官職操
拜玄德左將軍之職封宜城亭侯玄德拜謝恩畢出朝自
此皆稱為劉皇叔操回府荀彧等一班兒謀士入見操曰
今天子認劉備為皇叔恐無益于主公平操答云玄德與
吾結為昆仲安肯外向耶劉曄曰吾觀玄德世之際士非
池中之物也操曰好亦交三十年惡亦交三十年好惡吾
自有主意于是操與玄德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美食相分
恩若兄弟程昱入說操曰今日布已滅天下震動可行王
霸之機乎操曰不可朝廷股肱尚多未宜輕舉吾請天子

田獵以觀動靜昱曰丞相之意深可見矣一日操揀選良
馬各鷹俊犬弓矢俱備先令聚兵城外操入請天子田獵
帝曰田獵恐非正道乎操曰古之帝王春蒐夏苗秋獮冬
狩四時出郊以示武于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若出田獵
其利有四陛下久處深宮是神力疲倦馳騁于弓馬之間爽
神暢體其利一也耀武揚威以示四方其利二也軍閑則
困困則生疾奔走無逸其利三也自天子至于公卿不可
不習射以生力其利四也帝即上逍遙馬帶雕弓金鈚箭
排鑾駕出城玄德與關張各彎弓插箭內穿掩心甲各持
兵器引數十騎隨鑾駕出許昌百姓見關張跟在背後看

了人馬兵器無不稱奇操騎爪黃飛電馬引十萬之衆與天子獵于許田操令軍士週圍排二百餘里操與天子只爭一馬頭背後都是操的心腹之人文武百官遠遠侍從誰敢近前各帶一付弓箭惟天子可帶雕弓壺中所插之箭各有號帖惟天子用金鈚箭當日獻帝馳馬到許田劉玄德起居道傍帝曰朕要看皇叔今日射獵玄德射畢上馬忽見草中趕起一兔帝令玄德射之一箭正中其兔帝亦稱賀玄德拜謝上馬轉過土坡忽見荆棘叢中趕出一隻大鹿正中而帝連射三箭不中帝觀操曰卿射之操就討天子雕弓

鐵箭扣滿正中鹿背倒于草中衆群臣

將校皆謂天子射中踴躍而來同呼萬歲曹操縱馬而來

○此○是○雲○長○作○聖○

遮于天子之前以迎當之衆皆失色玄德背後雲長大怒

剔起卧蚕眉睜開丹鳳眼提刀拍馬使出要斬曹操玄德

會其意握手送目不肯令出關公乃仁義之人見兄如此

便不敢動操獨視玄德玄德俯欠身稱曰丞相神射世之

罕及操笑曰是天子洪福耳馬上與天子賀罷不還雕弓

就懸帶之老臣無不嗟呀圍場已罷宴于許田天子促歸

于是駕回許都各自歸歇玄德與雲長曰汝今日何躁暴

也雲長曰欺君妄上之賊其實難容耳欲與國家除害兄

何止之玄德曰殺鼠忌器耳操起姦計自奏天子出許都

圍獵將帝時時窺視與帝相離一馬之地其他心腹之人
過廻遠近圍侍爾豈不知也吾觀弟怒急止之何也乃見
操心腹之賊牙爪數多倘失大事而未成功有傷天子罪
反坐我等也吾故止之雲長曰今日不殺姦雄操賊大哥
你看後必有禍矣玄德曰宜秘之不在話下却說漢獻帝
駕還許都歸宮室至晚泣訴與伏皇后曰可憐朕自即位
以來姦雄並起先受董卓之殃後遭催汜之亂常人不受
之苦吾與汝輩當之得見曹操以爲重扶社稷之臣今獨
專國政此賊平生奸計多端專權弄國分毫不由朕躬殿
上見之有若芒刺今在圍場上身迎呼譟早晚圖謀必奪
天下欲至臨期吾夫婦未知死于何處也伏皇后曰公卿
丁孫四百餘年乃食漢祿者竟無一人效股肱之力而救
國難乎言訖夫婦共哭于宮中未畢忽一人自外而入殿
曰汝夫婦二人休憂吾舉一人與你夫婦除害以安國家
以保社稷帝視之乃是伏皇后之父皇丈伏完也帝掩淚
而問曰皇丈知朕腹中之事也完曰許田射獵之事誰不
見操賊有奪天下之心真乃是趙高也帝曰滿朝之中非
操宗族則出門下誰肯盡忠而討賊耶完曰若非國戚不
敢相告老臣無權難舉此事車騎將軍國舅董承可也帝
曰舅氏多赴國難朕躬素知可宣入內共議大事完曰陛

三國志
下左右皆操賊心腹倘若一泄爲禍不輕臣有一計可令
董國舅盡力保駕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董承密受衣帶詔

伏完曰陛下可製衣一領取王帶三條暗賜董承可于帶
襯內縫一密詔以賜之令到家見此可以晝夜策之帝曰
然伏完出朝帝自作一密詔咬破指尖以血寫之令伏皇
后縫于玉帶紫錦襯內自穿錦袍自繫玉帶令內史宣董
承入承見帝禮畢帝曰朕躬夜來與后說霸河之苦論舅
之功朝夕思慕可伴朕于宮中散心閑步承頓首謝帝引
承出殿到太廟轉上功臣閣內設供具帝焚香拜畢引承

觀畫像中間畫漢高祖容像二十四帝繪于兩邊帝指而
問曰吾祖何人也承曰乃陛下開基創業漢高祖皇帝何
爲不識帝曰吾祖起身何地如何創業承大驚曰陛下戲
臣耳聖祖之事安得不知帝曰卿試言之承曰高皇帝起
自泗上亭長提三尺劍乃斬白蛇于崑崙山中起義兵而
縱橫四海三載亡秦五年滅楚成四百年大漢天下立萬
世之基業帝歎曰祖父如此英雄子孫如此懦弱何大損
益不同矣承曰高皇帝英雄之君不世出也帝指左右輔
曰此二相何人立于吾祖之側承曰上首乃留侯張良下
首乃鄼侯蕭何帝曰此二人何功立于側承曰開基創業

實賴二人之功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蕭何
鎮國家撫百姓給糧餉不絕糧道高祖常念其德帝曰真
社稷之臣也正當配享帝回顧左右較遠密與承曰卿當
立于朕躬之側承曰臣無寸功何以當此帝曰朕想西都
救駕之功未嘗少忘無可爲贈卿當衣此袍繫此帶常欲
在朕之左右也帝解袍帶賜之帝密語曰卿可仔細觀之
勿負朕意承拜謝穿袍繫帶辭帝下閣早有心腹人去報
與操曰今帝與董承登功臣閣說話操速入朝來看虛實
承出閣過官門操正來急無路立于路側慄然施禮操
問曰國舅何往承曰適蒙天子令宣賜以錦袍玉帶操問

曰有何緣故賜與衣帶承曰因其舊日西都救駕之功故
此賜之操曰解帶吾看承因見帝動靜疑是密詔恐操看
破乃作艱難之狀操指左右急解下來操看了大笑曰果
然是條好玉帶再脫下錦袍來借玉承心中畏懼不敢不
從遂脫獻上操親自以手提起裏面望日影中細詳看之
看畢穿在身上繫了玉帶回顧左右曰長短如何左右稱
美操曰與吾穿之別有回賜承告曰君恩不可輕也操曰
汝受此衣帶莫非其中有謀乎承急答曰小人焉敢承當
萬死丞相如要便當留下操曰汝受君賜吾何奪之故相
戲耳操遂脫袍帶還承承辭操而歸到家將袍仔細反覆

看了並無一物承思曰天子以目送我以手指我必有意耳今裏外不見踪跡何也是夜不能寢尋思良久承曰尚有玉帶可觀其面乃是白玉玲瓏碾成小龍穿花背用紫錦爲襯不知其故于卓上展轉尋之不覺疲倦伏几而寢忽然燈花并落于帶鞞上燒着背襯承驚醒視之燒破一處微露素絹隱見血跡故取刀折開視之乃密詔也承大駭詔曰

朕聞人倫之大父子爲先尊卑之殊君臣爲重近者操賊出自閣門濫叨佐輔之階實有欺罔之罪結連黨伍敗壞朝綱勅賞封罰皆非朕意夙夜憂思恐天下將危

卿乃國之元老朕之至親可念高皇創業之艱難糾合忠義兩全之烈士殄滅姦黨復安社稷除暴于未萌祖宗幸甚愴惶破指書詔付卿門四慎之勿令有負建安四年春三月詔

董承覽畢涕淚交流寢食皆廢行坐不安心中煩惱哀憐不已藏于袖中獨步至書院中將詔再三觀看無計可施將詔放于几上自思滅操之計付量未定伏几而睡將及半晌忽侍郎王子服至門吏不敢阻子服素與董承極厚竟入書院見承伏几不醒袖底壓着素絹微露朕字子服疑之默取在手藏于袖中遂大叫曰你好自在到睡得着

承驚覺不見詔書魂不附體手脚蕘張子服曰汝殺曹公
吾當出首承泣而告曰若兄如此漢室宗親並皆休矣子
服曰吾戲汝耳吾祖父累受漢祿安忍負之吾願助汝一
臂之力共誅國賊承曰誠有此心國之大幸子服曰當密
室同立義狀各捨三族爲本以報漢君承大喜取白絹一
幅先書名畫字子服亦卽書名畫字書畢子服曰將軍吳
子蘭與吾至厚說之必同力滅賊承曰滿朝大臣惟有長
水校尉種輯吳碩是吾心腹之人必能順矣正商議間家
僮入報曰種輯吳碩來探承曰此天助也教子服隱于屏
風後暫避之承接入書院坐茶畢輯曰田獵回來君懷恨
乎承曰雖有怨恨無可奈何碩曰若有協助者吾誓殺此
賊種輯曰與國家除害至死無怨王子服從屏風後出曰
汝二人殺曹丞相國舅便是證見種輯怒曰忠臣不怕死
怕死不忠臣吾等死做漢鬼不似你阿黨也承笑曰吾等
正謂此事欲見二公今天所使願必酬矣董承袖中取出
詔來與輯碩觀之二公下淚輯曰何不早圖之承遂請書
名子服曰只此少待吾請吳子蘭來子服去不多時二人
並入蘭書名承邀于後堂會飲忽報西涼太守馬騰相探
承曰只推我病不能接見門吏回報騰大怒曰我夜來在
東華門外見他錦袍玉帶而出何故推病耶吾非爲餽餼

而來欲見一面回西涼州去何太薄情而外我門吏又報
備言騰怒承起曰諸公少待暫容承出承速接上廳禮畢
坐定騰曰騰爲西番不時入寇特來朝賀就因添助人馬
今欲回想國身是大老元臣故來相辭何相輕也承曰賤
軀痼疾有失接待負罪若山海也騰曰面帶春色非有病
者承無言可答騰拂袖便起嗟嘆下階曰皆非柱石之才
也承見騰言感動再拜回坐問曰公笑何人非柱石之才
騰曰田獵之事吾尚氣滿肺腑汝乃國舅近戚猶自殢于
酒色而不思報本乎安得爲皇家柱石之才也承恐是詐
汝歎曰曹丞相乃樑棟也吾何能及焉騰大怒曰汝尚以
曹賊爲正人耶承曰耳目較近請公低聲騰曰貪生怕死
之徒不足以論大事又欲起身承緩言相探騰果忠義承
曰請公看一物以見某之動靜遂邀騰入書院取詔示之
騰毛髮倒豎咬齒嚼唇滿口血流騰曰汝若有內助之心
吾卽統西涼之兵以爲外應承請諸公相見取出義狀教
騰書名騰乃取酒軟血爲盟騰曰吾等誓死不負所約指
坐上六人言曰若得十人大事諧矣承曰朝中大臣少得
忠義兩全之人也若不得其人則反相害矣騰教取鴛行
鷺序來騰檢到劉氏宗族乃拍手言曰何不共此人商議
大事必成矣衆皆問曰某等未必有人將軍欲用誰耶馬

騰其言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起漢獻帝初平三年壬申歲至獻帝建安四年己卯歲
首尾共七年事實

總評

許都圍獵操賊無君人神共憤劈頭即欲下手者雲
長先生一人而已此忠義照人至今不衰也吾謂雲
長到今為聖人為菩薩為佛都是這點種子發傳也
誰人無此種子哉只是自家不能長養之耳
雲長先生之外董承六人亦可取也即以六人配享
關廟亦見漢家忠義不乏人也何如何如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

第二十一回

青梅煮酒論英雄

却說董承等問曰公欲用何人馬騰曰見有豫州牧玄德
在此何不求之承曰此人雖滿室皇叔今與曹操作爪牙
安肯行此事耶騰曰觀玄德亦有殺操之心前日圍場之
中操迎騰見有心人萬歲之時雲長背後欲殺之玄德以目視之關羽
遂退去非不欲圖之恨操牙爪多恐力不及耳公試求之
無不應允吳碩曰此事不宜太速各得于心再容商議眾
皆散去次日黑夜裏董承懷詔逕往玄德家來門吏入報

玄德出迎董承。驚曰：國舅何來？請入小閣坐定。關張立于
面前。玄德曰：國舅夤夜至此，必有事故。承曰：白日乘馬相
訪，止當其理。只恐曹操見疑，故夤夜相見。玄德曰：深荷厚
恩，命取酒食相待。承曰：前日圍塲之中，雲長欲殺曹公，將
軍動目搖頭而退之，何也？玄德失聲曰：公何以知之？承曰：
人皆不見，獨某立于將軍之側，足見動靜。玄德不能隱諱，
遂曰：舍弟見操僭越，故不容耳。承曰：掩面而哭。玄德問其
故，承曰：漢朝若得雲長心地之人為股肱，何憂不太平也？
玄德又恐是曹操使辨點得有光景他來試探，乃佯言曰：曹丞相治國亦
何憂哉？承變色而起曰：公乃漢朝皇叔，故剖肝瀝膽以言

之。公何足詐也？玄德曰：只恐有詐，故相戲耳。于是取衣帶
詔令觀之。玄德不勝悲憤，又將義狀出示。上止有六位，一
車騎將軍董承，二長水校尉種輯，三昭信將軍吳子蘭，四
工部郎中王子服，五議郎吳碩，六西涼太守馬騰。玄德曰：
既公有匡扶社稷之心，備敢不效八馬之勞。承拜謝。玄德
曰：既奉明詔，萬死不辭。承曰：請書八名。玄德亦書左將軍
劉備，押了字。付承收訖。承曰：尚容再請二人，共聚十義以
圖國賊。玄德曰：切宜緩緩施行，不可輕泄。其議到五更相
別去了。玄德也防曹操謀害，就下處後園種菜，自己澆灌。
雲長曰：兄不留心于弓馬，以取天下，而學小人之事。玄德

曰非汝所知也。雲長但開看春秋左傳或演習弓馬。次日關張不在。玄德正澆菜。許褚張遼引十數人慌入園中曰丞相有命請玄德便行。玄德問曰有甚緊事。許褚曰不知只教我來相請。玄德只得隨二人入府。曹操正色言曰在家做得好事。說得玄德面如土色。操執玄德手直至後園曰玄德學圃不易。玄德方纔放心。答曰無事消遣耳。操仰面大笑曰適來見枝頭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被吾心生一計以鞭虛指曰前面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見此梅不可不賞。又值煮酒正熟同邀賢弟。小亭一會以洽其情。玄德心神方

定隨至小亭已設樽俎盤貯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對坐開懷暢飲酒至半酣忽陰雲漠漠驟雨將至從人遙指天外龍掛。操與玄德凭欄觀之。操曰賢弟知變化否。玄德曰未知也。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吐霧興雲翻江攪海小則埋頭伏爪隱介藏形升則飛騰于宇宙之間隱則藏伏于波濤之內龍乃陽物也隨時變化方今春深龍得其時與人相比龍發則飛升九天人得志則縱橫四海龍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歷四方必知當世之英雄果何人也。請試言之。玄德曰備肉眼安識英雄。操曰休謙胸中必有主張。玄德曰備叨恩相得仕于朝英雄豪傑實有未知

操曰不識者亦聞其名願以世俗論之玄德曰淮南表術
兵糧足備可為英雄操笑曰塚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
德曰河北表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手
下能事者極多可為英雄操笑曰表紹色厲膽薄奸謀無
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乃疥癬之輩非英雄也
玄德惟呆孟德責奸深淺便自霄壤誰謂孟德奸也
玄德曰有一人稱八俊威鎮九州劉景升可為英雄操又
淺人耳笑曰劉表酒色之徒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氣方剛
江東領袖孫伯符乃英雄也操又笑曰孫策籍父之名黃
口孺子非英雄也玄德又曰益州劉季玉可為英雄乎操
大笑曰劉璋乃守戶之犬耳何足為英雄玄德曰如張繡

張魯韓遂等輩皆如何操鼓掌大笑曰此皆碌碌小人何
足掛齒玄德曰捨此之外備實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懷
大志腹隱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方可為
英雄也玄德曰誰當之操以手指玄德後指自曰今天下
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言未畢霹靂雷聲大雨驟至備以手
中匙筋盡落于地操見玄德失筋便問曰為何失筋玄德
忽而筋偏忽而孺子玄德真如神龍不可測也老操雖
答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曰雷
奸自然瞞過大作用也乃天地之聲何為驚怕玄德曰備自幼懼雷聲恨無地而
可避操乃冷笑以玄德為無用之人也曹操雖奸雄又被
玄德瞞過有詩曰

綠滿園林春已終。曹劉對坐論英雄。玉盤堆積青梅滿。
金盞飄香煮酒濃。匙筋落時知肺腑。風雷吼處動心胸。
樽前一語瞞曹操。鐵鎖衝開走螫龍。

又蘇東坡詩曰

身外浮雲更有身。區區雷電若爲神。山頭只作嬰兒哭。
多少人間落筋人。

大雨方住。見兩箇人撞入後園。手提寶劍。突入亭前。左右
皆當不住。操視之。乃關張也。原來二人城外射箭。方回聽
得玄德被張遼許褚請將去了。慌忙來相府打聽。知在後
園。只恐有失。故衝突而入。却見玄德與操對坐飲酒。二人

按劍不入。曹操問二人何來。雲長答曰。聽知丞相和兄飲
酒。特來舞劍。以助一咲。操知其意。笑曰。此非鴻門會。安用
項莊項伯乎。玄德亦笑。操命取酒與二樊噲。壓驚。關張拜
謝。須臾席散。玄德辭操而歸。雲長曰。險驚殺我。兩箇玄德
以落筋事。說與關張。關張不解。玄德曰。吾之學圃懼雷。其
理頗同。曹操奸謀之輩。早晚必有人在此窺覷。吾種菜之
故。欲使操知我無用。失匙筋者。蓋懼操言我亦英雄矣。予
未能答。忽一聲雷震。只說懼雷。使操看我如同小兒。不相
害也。關張曰。兄之高明。遠見。瞞過曹操也。操次日。又請玄
德扶頭。正飲。間人報曰。滿寵去體察表。紹而回。操召入問

曰吾差汝去河北採訪民物何如寵曰民物如故公孫瓚
已被袁紹破了玄德曰愿聞其詳寵曰瓚與紹戰不利退
守冀州築城圍圈圈上建樓可高十丈名曰易京樓易京樓在保定府雄縣境南臨易水積穀三十萬以自守戰士出日不息或被紹
圍者衆請救之瓚曰若救一人後之戰者只指望人救不肯死戰因此袁紹兵來多有降者瓚勢孤求于張燕暗約
舉火爲號裏應外合正去下書差去人被袁紹擒之却來
城外放火瓚自出戰伏兵四起軍馬折其大半退守伏中
被袁紹穿地直入瓚所居之樓下放火爲號瓚無走路先
殺妻子然後自縊遂被一火焚之後史官論公孫瓚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肺腑不知稼穡其能
行防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
自牧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
糾人衆完聚蓄保燕薊之饒繕兵耀武以臨羣雄之際
合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今袁紹得其瓚軍紹弟袁術在河南驕傲過度不恤軍民
衆皆背反術使人歸帝號與袁紹紹始于北方登基紹使
人取玉璽術約親送到見今棄淮南欲歸河北若二人協
力急難收復乞丞相作急圖之玄德起身曰術若投紹必
從徐州過備請一軍就半路絕擊術可擒矣操喜曰來日

奏帝便教登程。次日玄德面了君操，差朱靈路昭引兵五萬，令玄德總督去拏袁術。玄德辭帝，帝泣送之。玄德到家，星夜收拾軍器鞍馬，掛了將軍印，催督便行。董承趕出十里長亭送玄德。玄德曰：「國舅寧耐，某此行必不變約。」自當馳書相報也。承曰：「公宜掛念，勿負帝心。」二人分別。關張在馬上問曰：「兄今番出征，如此慌速。」玄德曰：「吾乃籠中鳥，網中魚。此一行如魚入大海，鳥上青霄，不受羅網中之羈絆也。」曹公只可同憂，不可同樂。若心一變，死無地矣。關張慌催朱靈路昭軍馬速行。時郭嘉考較錢糧方回，知曹公已遣玄德進兵徐州，慌入諫曰：「丞相令劉備督軍，何意操曰：欲截袁術耳。」程昱曰：「昔日劉備為豫州牧時，某等來諫，丞相不聽。今日又與之兵，乃放龍入海，縱虎歸山，後欲治之，其可得乎？」郭嘉曰：「備有雄才，又得民心，關張皆有萬人之敵也。以嘉觀之，非久為人之下者。其謀不可測也。古人言：一日縱敵，萬世之患。今以兵與之，如虎添翼也。丞相可察之。」操曰：「吾觀劉備閑中學圃，醉後畏雷，亦非成事業之人。」那知已被他哄過了。老奸老好，可憐可憐，怎出得大耳兒手也。誰說曹公多智乎。

情也。丞相明照天下，何被劉備瞞過。操頓足曰：「吾被此人欺詐，何人與吾星夜擒之？」一人昂然而出曰：「某只用五百軍，縛劉備關張獻于府下。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關雲長襲斬車胄

要去趕玄德者乃虎賁校尉許褚也操大喜遂命許褚帶領五百軍連夜來趕却說關張正行之次只見塵頭起謂玄德曰此必是曹公追兵至也遂下定營寨圍繞令關張各執軍器立于兩邊許褚至近見嚴整甲兵入見玄德玄德曰校尉來此何幹褚曰丞相命特來請將軍回別有商議玄德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面君况又蒙丞相之一語乎你回去替我稟覆丞相有程昱郭嘉累問我取金帛不曾相贈因此于丞相前以讒言譖我故令汝趕來擒吾吾若是無仁義之輩就此處砍為肉泥吾感丞相大恩

未嘗忘也汝當速回善言答之許褚觀見關張以目視之連聲應諾而退遂行許褚回見曹操將玄德言語細說了一遍操喚程昱郭嘉責之曰汝于劉備處覓金帛不從因此含冤于心每于吾前讒言譖之此何理也程昱郭嘉以頭頓于地曰丞相又被他瞞過了也操笑曰彼既去矣若再追恐成怨恨吾不恠汝等汝等勿疑二人辭去此事曹公半疑半信却說馬騰見玄德去了邊報又急亦回西涼州去了却說玄德兵至徐州刺史車胄出迎公宴了畢孫乾糜竺等都來參見回家探視老小打聽袁術知術奢侈太過雷薄陳蘭皆投嵩山去了術勢甚衰乃作書歸帝號

于表紹書曰

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攜政在家門，豪傑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彊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權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彊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今納上帝號，請兄早卽帝位，共享萬世之洪基，不可失此機會。傳國璽，續當獻上。弟術百拜。表紹亦有篡國之心，故令人召表術。術乃收拾人馬宮禁御川之物，先到徐州來。玄德知表術來，乃引關張朱靈路昭五萬軍出，正迎着先鋒紀靈。云云張飛更不打話，直取

紀靈兩員將鬪無十合，張飛大叫一聲，鎗刺紀靈于馬下。敗軍奔走，表術自引軍來鬪。玄德分兵三四路，朱靈路昭在左，關張在右。玄德自引兵與術相見，在門下責罵曰：汝反逆不道，吾今欲奉明詔前來討汝。汝當不手受降，引見曹丞相免你罪犯。表術罵曰：織席編履小吏，安敢輕我引兵趕來。玄德退步兩路軍殺出來，殺得屍遍遍野，血流成渠。士卒逃亡，不可勝計。又被嵩山雷薄陳蘭劫盡錢糧，草料玄德迤邐趕來，表術四下無路，欲回請命，又被群盜所襲。術乃住于江亭，只有一千餘衆，皆老弱之輩。時當盛暑，糧食盡絕，止有麥屑三十斛，分派與軍士。家人無食，多有

餓死者術嫌飯粗不能下咽乃求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有蜜水此是嬌奢之報大衆右眼術坐于床上大叫一聲倒于地上吐血斗餘而死時建安四年六月也後人有詩曰

漢末刀兵起四方無端袁術太猖狂不思累世為公相便欲孤身作帝王強暴枉誇傳國璽奢妄說應天祥渴思蜜水無由得獨臥空床吐血下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于信順乎天事不以順雖強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而失忠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璽稱歸將安所容哉

術已死姪袁胤將靈柩及妻子奔廬江來被徐璆盡殺之璆得王璽歸操此中亦有天意否大喜封徐璆為高陵太守

此時王璽歸操却說玄德知表術已喪寫表申朝書呈曹操令朱靈路昭回許都留下軍馬保守徐州玄德見一路人民流散隨處招諭復業來還徐州朱靈路昭回許都見曹操說玄德留下軍馬曹公欲斬二人荀彧曰可寫書與車曹就內二人亦無奈何操叱退二人荀彧曰可寫書與車曹就內圖之操曰此計有理暗使人來見車曹傳曹操鈞旨隨即請陳登商議此事登曰此事極易憑將軍神機何慮劉備可令軍伏于甕城邊只作接劉備待馬到來一刀斬之某

在城上射住後軍大事濟矣卽差人去請玄德陳登回見
父言車胄奉曹公鈞命欲殺劉使君珪曰吾兒先報玄德
登曰兒子已定了計也珪曰玄德仁人也登領父命來報
玄德正迎着關張報說如此如此原來關張先回來玄德
在後張飛聽得便要去廝殺雲長曰他伏甕城邊待你我
殺去必然有失若兄知必便不入徐州殺車胄我有一計
乘夜間扮做曹公大軍到徐州引車胄出迎襲而殺之張
飛曰倘或不出如之奈何雲長曰別作區區那部下軍原
有曹公旗號衣甲都同當夜三更叫城上開門城上問是
誰衆應是曹丞相張文遠的人馬報知車胄車胄急請陳登

議曰若不迎接誠恐有疑若出迎之倘或有奸詐曹乃上
城回言黑夜難以分辨平明了相見城下答應只怕劉備
知道疾快開門看看俄到五更城外一片聲叫開門車胄
自披掛了上馬車胄生得面如紫礦手如鋼鈎提古定刀引
一千軍出城跑過吊橋軍分兩邊車胄大叫文遠何在中
間關將提刀縱馬直迎車胄大喝一聲匹夫安敢懷心殺
玄德也車胄大叫戰未數合遮欄不住撥馬便回到吊橋
邊城上陳登亂箭射下車胄遶城而走雲長趕來本要活
捉手起一刀砍于馬下雲長用刀割下首級提回望城上
呼曰反賊車胄吾已殺之衆等無冤投降免死諸軍棄甲

三國志
拋戈拜于地上軍民皆安雲長將胄頭去迎玄德後人有
詩曰

粗豪車胄運機籌要害仁慈劉豫州賴得雲長施義勇
青龍刀劈亂臣頭

雲長來見玄德具言車胄欲害之事今已斬首玄德大驚
曰曹公若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吾與張飛迎之玄德懊悔
不已遂入徐州百姓父老伏道而接玄德到府尋張飛飛
已將胄全家誅殺玄德曰曹公心腹之人殺了如何肯休
日後興兵來問罪將何以辨陳登曰某有一計可退曹公
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種菜畏雷事同兒戲稍有知之皆能察之如何瞞得
曹操此皆後人附會不足信也凡讀三國志者須先
辨此雖然此通俗演義耳非正史也不如此又何以
爲通俗哉

陳登父子最爲忠義其智謀又爲餘事矣其殺曹操
之心卽殺呂布之事也

或曰玄德何以便知程昱郭嘉入讚必有細作來報
白牛和尚答曰英雄之見畧同操前惟有兩知事故
逆料之耳何必一一打探也哉天下事必待打探而

後知亦已遲矣。

第二十二回

曹公分兵拒袁紹

玄德問陳登求計。登曰：「曹操所懼者袁紹。紹虎踞冀青幽并三郡，帶甲軍士有百萬，文官武將不可勝數。可寫書呈差人往冀州袁紹處下書求救，可敵曹操。」玄德曰：「雖識此人，未嘗有恩。今又併了他兄弟，如何肯相助？」登曰：「此間有一養老官人，桓帝朝爲尚書，乃康城高密人也，姓鄭名玄。此人乃與袁紹三世通家，若得此人一書，必相助耳。」玄德遂同陳登親往鄭玄家拜求書。鄭玄欣然寫之。玄德差孫乾往袁紹處下書。袁紹備細問徐州之事。孫乾一一說了。

一遍呈上書其書曰

伏聞漢道凋零奸臣強暴外無匡扶之柱石內無伏策之棟梁賊臣曹操幽帝許都社稷傾危生靈塗炭惟明公世居相府天下仰之若大旱而望雲霓如久澇以思天日倘與劉玄德協力同心共立伊尹周公之蹟名垂青史萬代不磨區區之志願聽察焉

紹覽畢曰劉備滅吾兄弟當復其讐孫乾曰此乃曹公之所使不得不容耳紹曰吾聞玄德世之傑士吾當救之遂聚文武官商議與兵取許昌保駕勤王誅滅曹操及賊一人出班諫曰其人英傑見識高明鉅鹿人也姓田名豐字

元浩乃帳下第一箇謀士豐曰兵起連年百姓疲弊倉廩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人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稱曹氏隔我王路然後盡提兵屯黎陽潛營河內增益舟船繕置器械分遣精兵屯札邊鄙令彼不得安逸三年之中大事可望而定也又一謀士曰不然紹視其人忠烈慷慨相貌端莊魏郡人也姓審名配字正南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強暴以伐曹賊易如反掌何必區區遷延日月不取後難圖也又一謀士廣平人也姓沮名受出曰蓋救亂除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

先滅曹操迎天子安營許都今舉兵南向于義則違且妙
勝之策不在強暴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豈比公孫瓚
坐受困者不同今棄萬安之策而興無名之兵竊為明公
懼之言未畢謀士郭圖出曰非也昔武王伐紂不為不義
况兵加曹操豈曰無名以公今日之彊軍士精練將士奮
勇若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
禍此越之所以霸英之所以亡監軍之計計在持牢而非
見時知機應變也愿主公從鄭尚書之言請與劉備共扶
大義勦滅操賊上合天意下順民情明公詳之田豐沮授
堅執不肯興兵審配郭圖力勸起兵四人爭論未定忽然

許攸荀彧二人自外而入紹曰許荀二人多有見識且看

二人如何主張二人施禮畢紹曰鄭尚書令我起兵救劉

備滅曹操起兵的是不起兵的是二人素與田豐沮授不

和却與審配郭圖最好以目觀之田豐沮授低頭不語審

郭以目送之二人應聲言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若不動

兵操亦至矣紹曰袁紹主意也二人所見正合吾心便商議興兵紹令

孫乾先回書答我這裏一面起兵你那裏亦作準備孫乾

回報玄德紹令審配逢紀為統軍田豐荀彧許攸為謀士

顏良文醜為將軍起馬軍二萬步軍八萬共該精兵十萬

徐徐養力遙望黎陽進發黎陽漢縣名今濬縣是也屬大名府却說曹操在

許都人報劉備殺了車胄據住徐州結連袁紹今起大兵前來攻許都可作急拒敵曹公急聚謀士商議此時北海太守孔融陞為將軍見在許都隨朝聽知袁紹動兵來到亦來相府上言曰紹勢大不可輕敵不宜加兵只可求和操問眾謀士曰和與戰孰利荀彧曰袁紹無用之人耳何必求和孔融曰先生錯矣吾觀袁紹土廣民強田豐許攸為智謀之士加之審配逢紀盡忠臣也又顏良文醜勇冠三軍其餘沮受郭圖高覽張郃淳于瓊等輩皆世之名士何以袁紹為無用之人乎彧笑曰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知審配

專而無謀逢紀果而無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匹夫之勇一戰而可擒也其餘碌碌等輩縱有百萬何足道哉是以知袁紹無用之徒耳孔融嘿然操大笑曰皆不出荀文若之料耳喚前後兩營軍官聽命差前軍劉岱後軍王忠同引兵五萬打丞相旗號去徐州擒劉備操自引大軍二十萬進黎陽拒袁紹程昱曰恐劉岱王忠不稱其使操曰吾亦知非劉備敵手權且虛張聲勢分付不可輕進待我破了袁紹再勒兵來破劉備矣劉岱王忠領兵去了却說曹公引兵離許都至黎陽兩軍隔八十里各自深溝高壘密護不戰操亦不敢輕進自八月守至

因袁紹無主張以至如此奈何奈何

十月原來許攸不平審配領兵沮授又恨紹不用其謀逃

相不和，不圖進取。袁紹心懷疑惑，不思進兵。因此曹公喚

呂布手下降將臧霸守把青徐，于禁、李典屯兵河上。河上黃河

南岸地即滄曹仁總督大軍屯于官渡。官渡城名在開封府中牟縣北

德二州界。劉岱、王忠引五萬軍離徐州一百

里下寨。中軍虛打操旗號，未敢進兵。只打聽河北聲息。曹

公差人催攻徐州。原來玄德也不知操在何處，未敢擅動。

只得等河北消息。劉岱、王忠在寨中商議。岱曰：丞相催併

攻城，你可先去。王忠曰：丞相先差你。岱曰：我是主將，忠曰：

我和你可憐一般名爵，同引兵去。二人相推，使曰：你兩箇拈鬪

拈着的便去。王忠拈着先字，自去分軍馬一半來攻徐州。

未知勝負如何。

關張擒劉岱王忠

玄德在徐州，聽知軍馬到來，離城不遠，請陳登商議。玄德

曰：袁本初雖有十萬軍兵在黎陽，爭奈謀臣不和，因此不

進。曹操不知在何處，黎陽軍中無操號旗。此城外却有他

慢帳，未見端的。登曰：曹公詭計百出，必以河北為重，親自

監督，故不建旗號。今在此設帳，中間進兵，必無曹公。玄德

曰：兩兄弟誰可探聽？虛實。飛曰：小弟愿往。玄德曰：汝為人

躁暴，不可去。飛曰：便是。有曹操也。拏將來。玄德曰：操雖漢

賊托天子明詔，征進四方，名正言順。我若與他抗拒，便是造反。飛曰：「若如此論時，只束手待他來。」玄德曰：「非也。如今袁本初未見相助之力，倘惡了他，盡起大兵來，我等死無門路矣。」飛曰：「長別人銳氣，滅自己威風。」玄德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知己不知彼，一負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此萬古不易之理也。吾料自己城池無糧食，且軍士皆操先領者，非操之勁敵也。所恃者，惟本初耳。未勝不敢妄動。」雲長曰：「亦不可坐守待死，弟親往觀其動靜。」玄德曰：「雲長若去，我却放心。」于是雲長引三千人馬，出徐州來敵王忠。王忠先自怯戰，又值初冬，陰雲布合，雪花亂飄，軍馬皆

冒雪布陣。雲長驟馬提刀，而出陣前，與王忠打話。忠曰：「丞相到此，緣何不降？」雲長曰：「請丞相出陣，我自有一話說。」忠曰：「丞相豈和你一般？」關將大怒，驟馬向前。王忠挺鎗來迎，兩馬相交，關將撥馬刺斜便走。王忠趕來，轉過山坡，關公撥馬回來，大叫一聲，舞刀直取。王忠攔截不住，撥回馬便走。關公左手倒提寶刀，用右手揪住王忠勒甲縶，拖下鞍韉，橫擡于馬上，回本陣來。兩軍吶喊。王忠軍走，諸軍趕上，奪得百十四匹馬，其餘奔走。關公叫休趕，綁縛王忠，回徐州來。見玄德，押在廳下。玄德問：「爾乃何人？見爲何職？敢詐稱曹丞相？」忠曰：「焉敢有詐。奉命教我虛張聲勢，以爲疑兵。丞相

並無在內。近在黎陽催併前來。忠實非將軍之對手。玄德教付衣服酒食。且暫監下。待捉了劉岱商議。關將曰。某知兄有和解之意。故生擒來獻之。玄德曰。吾恐翼德躁暴。殺了王忠。故不教去。此等人殺之無益。留之可解和。張飛曰。二哥捉了王忠。我去生擒劉岱來。玄德曰。劉岱昔為兗州刺史。虎牢關伐董卓時。也是一鎮諸侯。今日為前軍。不可輕敵。飛曰。量此等之輩。何足道哉。我也似二哥生擒將來便了。玄德曰。只恐壞了他性命。候我大事。飛曰。如殺了我。償他命。玄德遂與軍三千。跟將去。飛引兵前進。却說王忠被生擒。劉岱知道堅守不出。張飛每日在寨前叫罵。岱聽

老張快人

知是張飛。越不敢出。飛守了數日。見岱不出。心生一計。教手下傳軍令。今夜二更去劫寨。柵口間却在帳中飲酒。詐推醉。尋軍士風流罪過。痛打一頓。縛在營中。張飛曰。待我上馬將來祭旗。暗使左右故意寬鬆軍士。得脫。偷走出營。逕報劉岱。張飛自使人暗地裏窺視。望見過去了。飛却分兵三路。中間使翼德原自有智三十餘人劫寨。放火。兩路軍却裹出寨後。看火起。為號。劉岱見降卒。身體皆損。並聽其說虛。劉空寨却在寨外埋伏。是夜飛自引精兵先斷岱後路。中路三十餘人。搶入寨。放火。劉岱埋伏軍入。却不見人。張飛兵二路一擊。劉岱自亂。正不知飛有多少。各自潰散。劉岱引一隊

殘敗軍馬奪路而走正撞見張飛狹路相逢急難迴避交馬只一合活捉劉岱餘皆投降使人先報入徐州玄德聞之謂雲長曰翼德自來粗鹵今亦用智謀吾無憂矣玄德親自出郭迎之飛曰哥哥道我躁暴今日如何玄德曰不用言語激爾如何肯使機謀飛大笑玄德見縛劉岱過來玄德大是妙人慌下馬解其縛曰小弟張飛悞有冒瀆恕罪迎請入徐州放出王忠一同管待玄德曰昨因車曹欲害劉備不容不誅丞相錯見疑劉備反故遣二將軍前來問罪備前受丞相大恩常思報答恨無用命之路安敢反朝廷也二將至許都望用片言替備分訴備等之幸也劉岱王忠拜謝曰

深荷使君不殺之恩當于丞相處方便以其兩家老少保使君無反心也玄德拜謝次日盡還原領軍馬送出郭劉岱王忠行不上十餘里一棒鼓響張飛攔路大喝曰我哥哥忒沒分曉捉住賊臣如何又放了說得劉岱王忠在馬上發顛張飛睜眼挺鎗便來背後一人飛馬大叫不得無禮視之乃雲長也劉岱王忠方纔放心雲長曰既然兄長放了汝又如何不遵法令飛曰今番放了下次又來雲長曰待他再來殺之未遲劉岱王忠連聲告退曰便丞相誅我三族也不來了此一段更趣望將軍寬恕飛曰便是操自來殺他片甲不回今番權且寄下兩顆頭劉岱王忠抱頭鼠竄而去

雲長翼德自回關雲長見玄德曰曹操必然還來孫乾與
玄德曰徐州受敵之地不可久居不若分兵屯小沛守下
邳爲犄角之勢以防曹操玄德用其言令雲長守下邳就
將其糜二夫人往下邳其夫人乃小沛人也糜夫人乃糜
竺之妹也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守徐州玄德與關張屯小
沛劉岱王忠回見曹公盡言劉備不反之事操怒罵辱國
之徒留爾何用喝令左右推轉斬訖報來劉岱王忠性命
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表紹漫無主張其部下人持一議當問伐異安有成

事之理

玄德不殺劉岱王忠最爲有見妙處更在復後翼德
攔住雲長勸開更有波瀾此皆玄德英雄妙筭也然
二公亦是對手所以做得絕無痕迹三人真是難况
難弟也

第二十三回

禰衡裸體罵曹操

曹公命推出斬之孔融至教留人見曹公曰劉岱王忠非
劉備敵手故遭擒之若斬此二人恐失將士之心人亦謂
丞相不明也操教免死黜罷爵祿操欲自起兵伐之孔融
曰方今隆冬盛寒未可動兵待來春未爲晚也張繡劉表
亦可使人招安其人必來降矣操然其言破劉備且待凍
消春暖先遣二使招安劉表張繡操遣劉曄往說張繡劉
曄至襄城先見賈詡陳說曹公盛德有漢高祖之風賈詡
大喜留劉曄于家中次日來見張繡說曹公遣劉曄招安

之事正議間忽報袁紹有使至命入投下書信亦是招安
張繡問使曰近日興兵破曹操勝負如何使曰隆冬寒
月權且罷兵荆州劉表與將軍有國士之風故來相請耳
詡大笑曰汝可便回見本初道汝兄弟尚不能容何能容
天下國士乎當面扯碎書叱退使張繡曰方今袁強曹弱
今毀書叱使袁紹若至當如之何詡曰不如去從曹操繡
曰先與操有讐何能收留乎詡曰從操其便有三夫曹公
奉天子明詔征伐天下其宜從一也袁紹雖強盛我以少
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雖弱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曹
公五霸之志必釋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從三也惟願

將軍無疑焉張繡曰乃聽君言請劉曄相見詡回家請劉
曄與繡相見曄稱曹公之德若說舊怨安肯使其來結好
將軍乎于是盡醉張繡并賈詡等往許都降曹公繡拜于
堦下操慌自扶之執其手曰有小過失勿記于心繡再拜
操與繡盡日飲宴封繡為揚武將軍封賈詡為執金吾使
却說荆州使命回說劉表懷疑不決未肯歸順繡曰某作
一書可請能言會說之士前往必諧矣孔融曰某家有一
人乃平原人也姓禰名衡字正平才學極高只是不能容
物出語傷人幾番欲薦于丞相誠恐此人冒瀆舊和劉表
交游甚厚可使此人去操使喚至禮畢操不命坐禰衡仰

天嘆曰天地雖濶何無一人也操曰吾手下有數十人皆當世之英雄何謂無人也衡曰願聞一言其才能操曰荀彧荀攸皆機深智遠之士雖蕭何陳平不可及也張遼許褚李典樂進勇不可當雖岑彭馬武不可比也呂虔滿寵為從事于禁徐晃為先鋒夏侯惇天下之奇才曹子季世間之福將安得無人也衡笑曰公言善矣以此等人物備生亦是人物吾盡識之荀彧可使弔喪問疾荀攸可使看墳守墓程昱可使開門閉戶郭嘉可使白詞念賦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牧牛放馬樂進可使取狀讀招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虔可使磨刀鑄劍滿寵可使飲酒食糟于禁可使

負板築墻徐晃可使屠猪殺狗夏侯惇稱為完體將軍曹

子季呼為要錢太守其餘皆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耳操

怒曰汝有何能衡曰天文地理之書無一不通九流三教

之事無所不曉上可以致君為堯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顏

胷中隱治國安民之方豈可與俗子共論乎時止有張遼

在側掣劍欲斬之操曰吾正少一鼓吏早晚朝賀宴享可

令禰衡充此職衡不推辭應聲而去孔融亦惶恐而退遼

曰此等小輩出言不遜何不殺之操曰此人素有虛名遠

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人言孤不能容物耳禰衡自以為

能故令為鼓吏以辱之時建安五年八月初朝賀操于省

廳上大宴賓客令鼓吏搥鼓舊吏云朝賀搥鼓必換新衣
 衡穿舊衣而入遂擊鼓為漁陽三搥音節殊妙坐客聽之
 莫不慷慨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當面脫下舊破衣服裸
 體而立渾身皆露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着褲顏色不變
 復擊鼓三搥操叱曰廟堂之中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
 以此無禮吾露父母之形以顯貞潔之人操曰汝為清潔
 之人何人污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
 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
 侯是腹濁也常懷篡逆是心濁也吾乃天下之名士用為
 鼓吏是猶陽貨害仲尼臧倉毀孟子耳欲成王霸之業而

大暢大暢

如此輕人真匹夫也左右皆欲斬之操笑曰吾殺豎子是
 殺雀鼠耳令汝往荊州為使如劉表來降使用汝作公卿
 衡不肯往操教備馬三匹令二人扶而去之却教手下文
 武整酒于東門外送路以顯威權荀彧曰如禰衡來不可
 起身衡至下馬入見眾皆端坐衡放聲大哭荀彧問曰汝
 何為吉行而哭之衡曰行于死地之中如何不哭眾皆曰
 吾等是死死汝乃無頭狂鬼耳衡曰吾乃漢朝之臣不作
 曹瞞之黨安得無頭眾欲殺之荀彧急止之曰丞相尚以
 為鼠雀之輩而不殺吾等空污刀耳衡曰吾乃鼠雀尚有
 人性汝等真蠃蟲耳眾恨而散衡至荊州見劉表畢雖誦

德實譏諷表不喜令去江夏見黃祖祖不通經典心性甚
急有人問表曰禰衡戲謔主公何不殺之表曰禰衡數辱
曹操不殺者收天下人之心故令作使于我欲借我手
殺之以爲我害賢而陷我于不義也吾今遣去見黃祖使
操知我有識也蒯越蔡瑁盡稱其善時袁紹亦遣使至令
使下于館驛次日問衆文武曰表本初又遣使來曹操又
差禰衡在此當從何便從事中郎將韓嵩進曰今兩雄相
持天下也重在于將軍若欲有爲乘此破敵可也如其不
然故將軍擇其善者從之今曹公善能用兵賢俊多歸其
勢必先取袁紹然後移兵向江東恐將軍不能禦也莫若

舉荊州以附曹公曹公必然重待將軍也此乃萬全策也
表狐疑未決語嵩曰汝且去許都觀其動靜却作商議嵩
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各有定分以死守
之有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將軍若能上順天子下
從曹公使嵩可也如持疑未定嵩到京師賜嵩一官若不
獲歸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
子之命義不復爲將軍死望三思之無以負嵩表曰汝且
先往觀之吾別有高論嵩辭表到許都見曹操操遂拜嵩
爲侍中領零陵太守遣回荊州說劉表荀彧曰韓嵩來觀
動靜未有微功重加此職禰衡又無青耗丞相遣而不問

何也操曰禰衡辱吾太甚故借劉表手殺之何必再問也
或服其高論嵩回見表稱頌朝廷盛德勸表遣子入侍表
大怒曰汝懷二心也可斬之嵩大叫曰將軍負嵩嵩不負
將軍蒯良曰嵩未去先有此言矣劉表遂放之人報黃祖
斬了禰衡表問其故對曰黃祖與禰衡二人共飲皆醉祖
問衡曰君在許都有何人物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
祖除此二人別無人物祖曰似我何如衡曰汝似廟中之
神雖受祭祀恨無靈驗祖大怒曰汝以我爲土木偶人耶
遂斬之衡至死罵不絕口狂口傷人者看樣胡曾詩曰

黃祖才非長者儔儔儔珠碎此江頭今來鸚鵡洲迢過

惟有無情碧水流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爲貴抽心呈貌非彫非蔚殊狀共

雕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姪費

劉表聞衡死亦嗟呀不已中尾直黃鵠磯此今葬鸚鵡洲邊

鸚鵡洲在蒲城南岸城西大江

黃祖殺禰衡處

因此不願曹操操在許昌聽知禰衡受

害大笑曰腐儒舌劍反自誅矣便欲興兵問罪于劉表未
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孟德三勸吉平

操欲便興兵荀彧諫曰表紹未平劉備未滅而欲領兵江
漢是猶捨心腹而顧手足耶可先滅表紹後滅劉備江漢

可一掃而平矣。操從之。且說董承自從劉玄德去後，日夜與王子服等商議無計，可施自元旦朝賀處見曹操傲慢，公卿因此感病回家，一臥不起。帝知國舅染病，令隨朝太醫前去醫治。此人乃洛陽人也，姓吉，名太字稱平，人皆呼爲吉平。乃當時之名醫。平來到董承宅上，用藥調治數日，漸可平旦，夕不離常見。董承長吁短歎，不敢問時值元宵，吉平辭去，承留住二人共飲，飲至數十盃，董承覺困倦，就和衣而睡。忽報王子服等四人至，承出接入，服曰：「大事諧矣。」承曰：「願聞其說。」服曰：「劉表結連袁紹，起兵五十萬，共分十路殺來，馬騰結連韓遂，起西涼軍七十二萬從北殺來。」

見今曹公盡起許昌軍馬分頭迎敵，城中空虛，何不起五家僮僕可得千餘人，乘今日府中大宴慶賀元宵，不可失此機會，將府圍住，突入殺之，萬民亦相助矣。承曰：「愿從。」言隨卽傳令喚家奴各人收拾戰器，承亦自披掛綽鎗上馬，約會都在內門前相會。同時進兵，夜至二鼓，衆兵皆至。董承手提寶劍，徒步直入，見操設宴後堂，大叫：「操賊休走。」一劍剝去，隨手而倒，霎然覺來，乃南柯一夢。口中猶罵操賊不止。一人向前叫曰：「汝欲害曹公乎？」承開目視之，乃吉平也。承驚懼不能答。吉平曰：「國舅休慌，某雖出于曹公之門，心中未嘗忘漢。某終日見國舅嗟呀不足，不敢動問，却

纔夢中之言以見真情幸無藏匿倘有用某之處雖滅九族亦無後悔承掩面而哭曰只恐使汝來試我吾不敢盡情相告平遂咬下一指以為盟誓承方信取出衣帶詔令平視之僭細說了今謀望不成者乃劉玄德馬騰各自去了無計可施因此感而成疾平曰亦不消諸公用心操賊一命只在某手裡早晚必取之承問其故平曰操賊常患頭風痛入骨髓纔一舉發便召某醫治如早晚有召只用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必舉刀兵乎承曰若得如此方救漢朝社稷者皆賴君也吉平辭歸承心中暗喜忽然步入後堂見家奴秦慶童共侍妾雲英在于暗處私語承大怒

喚左右趕下欲殺之夫人勸免其死各人杖脊四十將慶

童鎖于冷房慶童恨承夤夜將鐵鎖扭斷跳牆而出逕入

曹探府中告有機密事操喚入靜室問之慶童云王子服

吳子蘭種輯吳碩馬騰六人商議必然謀丞相承將出白

絹六尺畫字不知寫道甚的近日吉平咬指為誓我也曾

見曹操留慶童于府中藏之董承將謂逃往他方去了次

日曹操詐患頭風召吉平入用藥吉平自思曰此賊命合

休矣暗藏毒藥入府操卧于床榻之上令平下藥平曰此

病可一服即愈教取銀銚當面煎之藥已半乾平使上毒

藥親自送上操知有毒故遲慢不服平曰乘熱服之少汗

即愈操起曰汝既讀儒書必知禮義乎曰安得不知操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汝爲我心腹之人何不先嘗而後進乎曰藥皆真藥何必先嘗乎知事已泄縱步向前扯住操耳而灌之推跌于地磚皆迸裂操未及言左右將平執下操曰吾豈有疾試汝果有此心遂喚二十箇精壯獄卒執平來後園拷問操坐于亭上將平縛倒而問之吉平面不改容畧無懼怯操笑曰量汝是箇醫人托身于吾之門墻安敢下毒害我必有人唆使你來你說出那人吾便饒你平叱之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賊天下誰不欲殺之豈獨我乎操再三磨問平怒曰吾欲殺

汝故托身于汝門下安有人使我來今事不成惟死而已操怒教獄卒痛打平亦不叫打到兩箇時辰皮開肉裂血流滿塔操恐打死無可對証令獄卒揪去靜處權且將息傳令次日請大臣赴宴惟董承托病不來王子服等皆恐生疑俱至操于後堂設席酒行數巡曰筵中無可爲樂權爲衆官醒酒教二十箇獄卒與吾牽來衆官只見一具沉枷枷吉平于塔下操曰衆官不知此人結連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天敗請聽口詞操教先打一頓昏絕于地噴水噴面吉平睜目切齒而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據此情非汝所爲可速指出吾免你罪平曰汝

三國志
情過王莽佞勝董卓天下人皆欲爭啖汝何止吉平平操
怒曰先有七人和你共八人耶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面
面相覷坐如針氈操教一面打一面噴平並無求饒之意
操見不招且教牽去操起出外使人回報曰教衆官且散
留王子服吳子蘭吳碩種輯四人夜宴四人魂不附體衆
已散去操再請回四人操曰本不相留爭奈有事相問四
人下階操曰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子服曰無非
只是人情禮樂而已操曰絹中寫着何事子服等皆諱操
教喚出慶童對證子服曰汝于何處見來慶童曰你回避
了衆人六人在一處畫字如何賴得子服曰此賊與國舅

侍妾通奸被責誣主不可聽也操曰吉平下毒非董承所
使而誰子服等皆言不知操曰今晚自首尚猶可恕若待
事發其實難容子服皆言並無此事操叱左右監下操次
日領千餘人逕投董承家探病承只得出迎操曰緣何夜
來不赴宴承曰微疾未痊安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家病
耳承愕然操坐定曰國舅近知吉平平承曰不知操冷笑
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承舉措無地
須臾三十獄卒推至階下此爲三勘吉平未知何如且聽
下回分解

總評

人誰不死如禰正平之死可謂不死矣何也口所欲言無不言之一無所趨避乃是活人也若夫口欲言而不言心不欲言而言之皆怕死耳斯人也亦何嘗不死也乎哉其生時先已死矣誰能如我正平死時尚不死也

吉平真聖人是大聖人是佛是活佛誰謂其僅醫人乎此真醫國手也恨操賊惡貫當盈故使慶童敗乃公事耳此天實爲之于人何尤哉

